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蘭陵笑笑生撰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式

第十九回至三六回

第十九回

草裡蛇邏打蔣竹山

李瓶兒情感西門慶

花開不擇貧家地

月照山河處處明

世間只有人心歹

百事還教天養人

痴聾瘖啞家豪富

伶俐聰明却受貧

年月日時該載定

筭來由命不由人

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。約有半年光景。裝修油漆完備。前後煥然一新。慶房整吃了數日酒。俱不在話下。一日八月初旬天氣。與夏提刑做生日。在新買庄上擺酒。叫了四個唱的。一起樂工。雜耍步戲。西門慶從巳牌時分。打選衣帽齊整。四個小廝跟隨。騎馬去了。吳月娘在家。整置了酒餚細果。酌酌同李嬌

金瓶梅詞話卷之八  
兒孟玉樓、孫雪娥、大姐、潘金蓮，衆人開了新花園門，閒中遊賞。翫看裡面花木庭臺，一望無際，端的好座花園。但見

正面丈五高，心紅漆綽屑，周圍二十板，砧炭乳口泥墻，當先一座門樓，四下幾多臺榭，假山真水，翠竹蒼松，高而不尖，謂之臺。巍而不峻，謂之榭。論四時賞翫，各有去處。春賞燕遊堂，檜栢爭鮮，夏賞臨溪館，荷蓮鬪彩，秋賞登翠樓，黃菊迎霜，冬賞藏春閣，白梅積雪。剛見那嬌花籠淺徑，嫩柳拂雕欄，弄風楊柳縱蛾眉，帶雨海棠陪嫩臉，燕遊堂前，金燈花似開不開，藏春閣後，白銀杏半放不放，平野橋東，幾朶粉梅開卸，卧雲亭上，數株紫荊未吐，湖山側，纔綻金錢，寶檻邊，初生石笋，翻翻紫燕穿簾幙，嗶嗶黃鶯度翠陰，也有那月窓雪洞，也有那

水閣風亭。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。千葉梔與三春柳作對也。有那紫丁香。玉馬櫻。金雀藤。黃刺薇。香菜荊。瑞仙花。捲棚前後。松牆竹徑。曲水方池。映堦蕉棕。白日葵榴。遊魚藻內驚人。粉蝶花間對舞。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。荔枝擎出鬼王頭。

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携手遊芳徑之中。或鬪草坐香茵之上。一個臨欄對景。戲將紅豆擲金鱗。一個伏檻觀花。笑把羅紈驚粉蝶。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。名喚卧雲亭。和孟玉樓。李嬌兒。下棋。潘金蓮。和西門大姐。孫雪娥。都在翫花樓。望下觀看。見樓前牡丹花畔。芍藥圃。海棠軒。薔薇架。木香棚。又有那耐寒君子竹。欺雪大夫松。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。八節有長春之景。觀之不足。看之有餘。不一時。擺上酒來。吳月娘居上。李

嬌兒對席兩邊。孟玉樓、孫雪娥、潘金蓮、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。月娘道：「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。」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。不一時，經濟來到，頭上天青羅帽，身穿紫綾深衣，脚下粉頭皂靴，向前作揖，就在大姐根前坐下。傳杯換盞，吃了一回酒。吳月娘還與李嬌兒、西門大姐下碁。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。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，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，不妨經濟悄悄在他身後觀戲，說道：「五娘，你不會撲蝴蝶兒，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。」忽上忽下，心不定，有些走漾。那金蓮扭回粉頸，斜睨了他一眼，罵道：「賊短命人，聽着你待死也。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。」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，摟他親嘴。被婦人順手只一推，把小夥兒推了一交，却不想玉樓在瓶花樓遠處

瞧見。叫道五姐。你走這裡來。我和你說話。金蓮方纔撇了經濟。上樓去了。原來兩個蝴蝶。也沒曾捉的住。到訂了燕約鶯期。則做了蜂鬚花嘴。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。飛入梨花沒處尋。經濟見婦人去了。默默歸房。心中怏然不樂。口占折桂令一詞。以遣其悶。

我見他斜戴花枝。朱唇上不抹胭脂。似抹胭脂。前日相逢。今日相逢。似有情實。未見情實。欲見許。何曾見許。似推辭。本是不推辭。約在何時。會在何時。不相逢。他又相思。既相逢。我又相思。

且不說吳月娘等。在花園中飲酒。單表西門慶從門外。夏提刑庄子上。吃了酒回來。打南瓦子裡頭過。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。

要子。搗子每都認的。那時宋時謂之搗子。今時俗呼爲光棍是也。內中有兩個。一名草裡蛇魯華。一名過街鼠張勝。常被西門慶資助。乃鷄竊狗盜之徒。西門慶見他兩個。在那裡耍錢。勒住馬近前說話。二人連忙走至根前。打個半跪。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。西門慶道。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。門外庄上請我每吃了酒來。我有一庄事。央煩你每。依我不依。二人道。大官人沒的說。小人平昔受恩甚多。如今使令小人之處。雖赴湯蹈火。萬死何辭。西門慶道。既是你二人恁說。明日來我家。我有話分付你。二人道。那裡等的到明日。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。端的有甚麼事。這西門慶附耳低言。便把蔣竹山耍了李瓶兒之事。說了一遍。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。因在馬上攬



起衣底順袋中。還有四五兩碎銀子。都倒與二人。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。只要替我幹得停當。還謝你二人。魯華那肯接。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。還少哩。我只道叫俺兩個。往東洋大海裡。拔蒼龍頭上角。西華岳山中。取猛虎口中牙。便去不得。這些小之事。有何難哉。這個銀兩。小人斷不敢領受。西門慶道。你不收。我也不央及你了。教玳安接了銀子。打馬就走。又被張勝攔住。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。你不收。恰似咱每推托的一般。一面接了銀子。扒倒地下。磕了個頭。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。不消兩日。管情穩相相。教你笑一聲。張勝道。只望官府到。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。夏老爹那裡答應。就勾了小人了。西門慶道。這個不打緊。何消你說。看官聽說。後來西門慶果然

把張勝。送在夏提刑守備府。做了個親隨。此係後事。表過不題。那兩個搗子。得了銀子。依舊耍錢去了。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。已是日西時分。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。都往後邊去了。只有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火。西門慶不往後邊去。逕到花園裡來。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。便問我不在。你在這裡做甚麼來。金蓮笑道。俺每今日和大姐。開門看了看。誰知你來的恁早。西門慶道。今日夏大人費心。庄子上叫了四個唱的。四個搗倒小廝。只請了五位客到。我恐怕路遠。來的早。婦人與他脫了衣裳。因說道。你沒酒。教丫頭看酒來你吃。西門慶分付春梅。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。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。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。坐在上面椅子上。因看見婦人。上穿沉香色水緯羅。對衿衫兒。五

色縐紗眉子。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子。裙邊大紅光素段子。白綾高底。羊皮金雲頭鞋兒。頭上銀絲髮髻。金栊玉蟾宮折桂分心。翠梅鈿兒。雲鬟簪着許多花翠。越顯出紅馥馥朱唇。白膩膩粉臉。不覺淫心輒起。攬着他兩隻手兒。樓抱在一處親嘴。不一時。春梅篩上酒來。兩個一遞一口兒。飲酒咂舌。咂的舌頭一片聲响。婦人一面樓起裙子。坐在身上。噙酒哺在他口裡。然後在卓上。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。與他吃。西門慶道。澁刺刺的吃。他做甚麼。婦人道。我的兒。你就吊了造化了。娘子裡拿的東西兒。你不吃。于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。送與他纔罷了。西門慶又要翫弄。婦人的胸乳。婦人一面摘下襟領子的金三事兒來。用口咬着。攤開羅衫。露見美玉無瑕。香馥馥的酥胸。繫就

就的香乳。揣揣摸摸良久。用口積之。彼此調笑曲盡于飛。西門慶乘着喜歡。向婦人道。我有一件事告訴你。到明日教你笑一聲。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。到明日管情教他。臉上開菓子舖出來。婦人便問怎麼緣故。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。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。告訴了一遍。婦人笑道。你這個墮業的衆生。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。又問這蔣太醫。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。那蔣太醫。我見他。且是謙恭禮體兒的。見了人。把頭兒低着。可憐見兒的。你這等作做他。西門慶道。你看不出他。你說他低着頭兒。他專一看你的脚哩。婦人道。汗那的油嘴。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。西門慶道。你還不知他哩。也是左近一個人家。請他看病。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。手提着。見那人請他。說我送了魚到

家就來。那人說家中有緊病。請師父就去罷。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。病人在樓上。請他上樓。不想是個女人不好。素體容粧。走在房來。舒手教他把脉。這廝手把着脉。想起他魚來。掛在簾鈎兒上。就忘記看脉。只顧且問嫂子。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。不想他男子漢。在屋裡聽見了。走來採着毛。打了個臭死。藥錢也沒有與他。把衣服扯的稀爛。得手纔跑了。婦人道。可兒的來。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。他幹這個營生。西門慶道。你看他遮面兒就悞了勾當。單愛外裝老成。內藏奸詐。兩個說笑了一回。不吃酒了。收拾了家火。歸房宿歇。不在話下。按下一頭。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。約兩月光景。初時蔣竹山。箇婦人喜歡。修合了些戲藥部。門前買了些甚麼。景東人事。美女相思套之類。實

金瓶梅詞話 卷二  
指望打動婦人心。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裡。狂風驟雨。都經過的。徃徃幹事不稱其意。漸漸頗生憎惡。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。都用石砸的稀爛。都丟吊了。又說你本蝦鱧。腰裡無力。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。把你當塊肉兒。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。鐵鎗頭。死王八。罵的竹山。狗血噴了臉。被婦人半夜三更。赶到前邊舖子裡睡。子是一心只想西門慶。不許他進房中來。每日咕咕着算帳。查算本錢。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。走在舖子小櫃裡坐的。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。楞楞睜睜。走在櫈子上坐下。先是一個問道。你這舖中有狗黃沒有。竹山笑道。休要作戲。只有牛黃。那討狗黃。又問沒有狗黃。你有冰灰也罷。拿來我瞧。我要買你幾兩。竹山道。生藥行。只有冰片。是南海

波斯國地道出的。那討冰灰來。那一個說道。你休問他。量他纔開了幾日舖子。他那裡有這兩庄藥材。咱往西門大官人舖中買去了來。那個說道過來。咱與他說正經話罷。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。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。問這位魯大哥。借的那三十兩銀子。本利也該許多。今日問你要來了。俺剛纔進門。就先問你要。你在人家招贅了。初開了這個舖子。恐怕喪了你行止。顯的俺每陰騭了。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。教你認範。你不認範。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。竹山聽了。謊了個立睜。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。那人道你沒借銀。却問你討。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。快休說此話。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。素不相識。如何來問我要銀子。那人道蔣二哥。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

貪。賴債不富。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。串鈴兒賣膏藥。也虧了這  
位魯大哥扶持你。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。這個人道。我便姓  
魯。叫做魯華。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。發送妻小。本利該我  
四十八兩銀子。少不的還我。竹山慌道。我那裡借你銀子來。就  
借了你銀子。也有文書保人。張勝道。我就是保人。因向袖中取  
出文書。與他照了照。把竹山氣的臉臘也似黃了。罵道。好殺  
材。狗男女。你是那裡搗子。走來謊詐我魯華聽了。心中大怒。隔  
着小櫃。颺的一拳去。早飛到竹山面門上。就把鼻子打歪在半  
邊。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。竹山大罵。好賊搗子。你如何來  
搶奪我貨物。只叫天福兒來幫助。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。那裡  
再敢上前。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。攔住魯華手。勸道。魯大哥。



你多日子也耽待了。再寬他兩日兒。教他湊過與你便了。蔣二哥。你怎麼說。竹山道。我幾時借他銀子來。就是問你借的。也等慢慢好講。如何這等撒野。張勝道。蔣二哥。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。回過味來了。打了你一面口袋。倒過蘸來了。你若好好早這般。我教魯大哥饒讓。你些利錢兒。你便兩三限湊了。還他纔是話。你如何把硬話見不認。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。那竹山聽了。道。氣殺我。我和他見官去。誰見他甚麼錢來。張勝道。你又吃了早酒了。不隄防魯筆。又是一拳。仰入又跌了一交。險不倒栽入洋溝裡。將髮散開。巾幘都污濁了。竹山大叫。青天白日起來。被保甲上來。都一條繩子拴了。李瓶兒在房中聽見。外邊人攘走來。簾下聽覷。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。氣了個立睜。使出馮媽